

疑耀卷之二

長樂郡
振興書
諸君本

溫陵李贄閔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柳子厚非國語

樓迂齋謂柳子厚文章皆學國語却著非國語是私其所自得而諱其所從來也其天資刻薄如此今世有一士人止能讀一部文選其所撰述皆竊文選中辭粕以自

術但對人輒排斥文選是亦一子厚也余謂卽能作文選便足佳何以諱爲第恐其不能爲文選耳子厚之非國語其文卽可爲國語否耶而亦何諱之

施全

施全於岳武穆死後欲刺秦賊而不得者但全先嘗爲秦客最狎名在十客之列今岳死而讎秦豈忠義在人心卽恩私不能

奪耶

賈誼蘇洵薄德

漢賈誼之知名於文帝朝者以守吳公薦之也史逸其名卽誼終身亦未有一言及吳公者余嘗疑之蘇老泉爲布衣時未知名有雅安守劉大簡字簡夫者深器之以書上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張忠定公薦之語甚切至東坡頴濱文章滿天下獨無一

語及簡夫老泉集中亦止有與簡夫辭辟
試一書耳而與簡夫請納拜書及老泉所
作簡夫墓銘今皆不載豈編集時有意去
之耶古人謂感恩易知已難賈誼之於吳
公老泉之於簡夫可謂知已矣豈有所諱
而然耶請納拜者請行門主禮也生前卽
願出門下身後卽諱而去之亦薄德矣余
見有一顯貴人在故相趙文懿公門下二
真犬彘之不若也

噴嚏

廣陵嘗有一名醫以醫致富其門如市卽
貴顯之家不輕造也偶廣陵守署中有病
者亟召之醫不得已詣堂下守適有公事
不及呼前而此醫適作嚏兩三聲守問曰
何爲而嚏醫曰外人有念醫士者守笑曰

嚏乃肺家中風耳而云外人相念則嚏爲肺病且不曉何名曰醫遂叱之去此醫退術遂不行余謂守雖知嚏爲肺病而不知人相念則嚏乃古語也毛詩終風章願言則嚏鄭氏箋曰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宋王易燕北錄契丹俗戎主及太后噴嚏近位番漢臣僚齊道沿夔離華言萬歲也今額外人噴嚏亦或呼曰大吉利市者卽

故今有眼跳并
云諸占但未
驗考河凶何吉之

此意故漢藝文志有噴嚏耳鳴十六卷則嚏者古人亦以吉凶有相關者若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軌嚏是嚏未必皆肺病也今噴嚏耳鳴書已亡想有可觀者

生乞壙志

宋時有諛王安石者嘗守番禺以書求安石曰某所恨微軀安健惟願早就木冀得至相一薶銘庶幾名附雄文不腐滅乎後

世近有乞生壙志於名公貴人者想同之也

荔枝

西京雜記南越尉陀獻漢高帝龍眼樹負暄襍錄謂卽今之荔枝也豈宋時龍眼尚未到於上國耶顧文薦亦博物者何言之誤也

石炭

今西北所燒之煤卽石炭也蘇東坡集中有石炭行然亦未著其所自始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爲薪隋王邵論火事其中亦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卽爲煤而用於世已久矣

介之推燭之武

介之推燭之武介與燭皆地名非姓也二人賢者爲國人所取信故特標其地以異

何所據一印不足信

黃公崔廣字 蘭 朔里
先生周術字 道 歷
有姓名何之可致
後人流傳之 可 頌 誌 之

於眾耳如漢四皓皆以所居為氏而其本
姓竟莫可攷

開脇而產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
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
人焉長曰昆吾次參胡次彭祖次會人次
安次季連皆有名德於世而受姓為侯伯
誰周作古史考乃以為妄廢而弗論且亦

隘矣彼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育坼而生
契皆為帝王是天將興之必有異於人者
非常理所可測也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
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
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宋時莆田有市
人妻生男從股髀間出亦無恙此亦足以
明陸終氏之非妄矣

詩叶管絃

延

卷之三

美

卷之三

三

詩自三百篇而後至於我明卒未有一語
可被管絃者蓋文采有餘性情不足也音
調出於性情性情和而後音調諧此天地
自然之妙不假安排者近世有取陶淵明
歸去來辭李太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
酒蘇長公前後赤壁賦協入聲律宋玉灼
碧雞漫志謂之暗合孫吳余按今人之以
諸公詩賦譜諸管絃者皆更換其句錯綜

其章添減其字方於聲律可協皆非諸公
原文也於孫吳終非暗合矣

妒婦不可少

諸葛武侯以醜婦爲養心之資余謂妒婦
亦然南唐樞密杜業妻張氏甚妒烈祖命
元皇后召張誠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
媵何拘忌如此非婦道所宜張雪涕而言
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

語曰如
於之不先
於之始
於之終
於之始
於之終
於之始
於之終

藉者駑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若縱之
反貽其禍將誤於任使矣烈祖聞之大加
獎歎以銀盤綵段賞之余謂胤嗣既得血
氣將衰若張氏者誠不可少也

莊周鼓盆

莊周妻亡鼓盆而歌世以為達余謂不然
未能忘情故歌以遣之耳情若能忘又何
必歌

四凶

四凶者昆屯窮奇檮杌饕餮也堯投之四
裔以禦魑魅也四裔者四夷也余謂四凶
在朝雖為凶族然有今之君子所不能及
者是以彼之下駟亦足忝我之上駟也不
然豈能以變四夷禦魑魅哉今之君子且
有居中國而身為魑魅者不知堯何以處
之

可集

司馬文正海忠介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都人奔競觀之卽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識司馬公耳至於呵叱不退而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及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徃吊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

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象刻印粥之家至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張溟雲谷襍識謂千古一人而已余謂溫公

之後又有一人焉。余鄉海忠介是也。忠介久居田里。歲癸未起南京都察院入京。之日黃童白叟填溢街巷以觀公。凡鄉民過其第者必求一見。踵相接也。公每歸私第輒危坐聽事。不退居。亦不閉門。以便鄉民之求見者。公問見我何爲。欲言事乎。鄉民叩首無事。止願一見海爺顏兒耳。自朝至暮不少休。及卒於官。人爭畫其像。畫士亦

多致厚資。還櫬之日。老幼提携頂鑪香夾道呼海爺爺。號泣如喪考妣。傾城皆至。舟次罷市數日。今江南郡邑相傳。公已爲神。皆尸祝於家。每於公死日。相率追薦。至有費千金設一醮者。此與溫公何異。夫溫公在宋嘗爲執政。君子謂其有旋乾轉坤之功。故人皆歸之。忠介未嘗一日得行其志。而人之歸之亦與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

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者同一悅服此豈可以聲音笑兒爲哉第忠介得於人者與溫公同得於天者則不及溫公遠甚溫公有子康官至侍讀忠介則黑衣之綴蔑如天之報施善人又何異耶溫公身後又有不幸者紹聖初章惇蔡卞請發塚斲棺帝不許乃奪贈謚卞所立碑復貶崖州司戶參軍蔡京用事復降正議大夫至無異言令聞不已此又溫公所不能得於公者也

佛書入中國

世但知佛書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秦之先中國已有其書隋經籍志曰其書久已流布遭秦火之世所以湮滅又劉向列仙傳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二

人已在佛經又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口傳浮屠經此皆白馬未入中國之前也况明帝時傅毅對帝所言皆是佛書使先此未有佛書毅何從而得之是明帝前雖有其書尚未盛行自白馬既來之後其說乃浸淫耳

殿廷

唐朝殿廷皆植花柳故杜甫詩香飄合殿

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曰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宋朝殿廷則植松楸而不植花柳者以見嚴毅也我朝殿廷松楸花柳皆不植亦有深意

黃冊

今制丁口稅糧十歲一籍其數曰黃冊自劉宋時已有之齊高帝卽位嘗勅虞玩之與傅堅意檢定詔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

政端云云時亦稱人籍今世多不解黃字之義余偶閱唐開元制凡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有一爲丁六十爲老每歲一造計帖三年一造戶籍卽今之黃冊也謂之曰黃亦自男女之始生登籍而名之耳

尾大不掉

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獸曰羯尾大於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湛淵有咏羯詩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雁足書

雁足傳書世傳爲蘇武事但武實未嘗以書縛雁足蓋漢使者常惠自胡中還知武尚在故漢家令人入胡求武托言上林獲雁得武書也元中統間有宣慰副使郝經

克信使使宋宋留之真州十六年不還有以雁獻經者經畜之雁見經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經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昇雁至前手書一詩于尺帛繫雁足而縱之其詩曰露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復書于左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

勇軍營新館虞人獲之以獻元主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亾此又效蘇武而爲之也然武留胡中十九年始還漢家不能爲武問罪於胡經留宋十六年始還而元主卒以此滅宋爲之一歎經字伯常澤州人

群龍無首

易群龍無首王弼注云以剛健而居人之

首則為物之所不與也。孔穎達未疏無首之義。今之佔俾家謂龍之剛猛在首。乾之六爻皆用九。是純陽之卦也。不宜復濟之。以剛必變而為柔。是無首者無剛也。余謂不然。通乾之卦皆是陽剛。必純剛而後可為乾。故象曰：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無剛是無健也。幾乎息矣。以上諸爻皆不宜息。豈以乾之六爻而可息耶？且初九曰：潛龍。

溝得二妙哉

此言者此也

深中時病

九二曰：見龍。九五曰：飛龍。上九曰：亢龍。皆指一龍也。而此獨曰：群龍。則非一龍可知。夫首者先也。無首者言當此群龍俱興之時。我不可以身始事也。故象曰：天德不可為首者。謂陽剛既在我。則候時而動。不宜首事。左傳曰：無為禍始。即此意也。且乾坤二卦。其理相通。彼此互用。故坤之彖有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蓋居後而不居先在。

群龍之時卽乾亦宜如此不特坤爲然也
余故曰群龍無首謂無爲事首而非謂剛
德可無也若謂剛德不可純用必變而爲
柔則上九之亢龍已先詳之矣而此又言
無剛得無重複乎宋均曰萬物之始莫能
先之不可爲首先之者凶隨之者吉此說
得之宜補注疏之闕

佛不能作福

唐懿宗末年信佛故迎佛骨第佛骨至而
大駕遂晏亦足以明佛之不能作福矣

○書啓慎餘字

今人作書啓於左方之末書慎餘左冲無
他諸語世皆仍之而不詳其所始余閱程
大昌攷古謂古人以尊賜卑者書啓必於
紙尾批曰與某人如宋時詔勅批荅之類
故紙尾結言慎餘等語者示行卑不敢更

迂云厭佛氏
笑何禿為

有他語也

術者決王荆公去位

王荆公在相位時嘗向一術者求卜術者曰功名富貴如此又何卜焉公作色曰今力乞去上未許請看旦夕便去得否耳術者曰相公相公得意濃時便好休予往日曾爲相公言之矣要去便去只在相公不在上也。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

噫今之鐘鳴漏盡自託於上之不許卒客死長安者安得此術人一決乎

易字義

易經之易說文曰蜥蜴蟻守宮形象也是易卽蜥蜴也余按爾雅及注疏諸書蜥蜴之形殊與易字不相似戴侗作六書故亦已疑之古人製字象形最多亦最似而於蟲豸之類尤不苟作故易字上从日下

从月爲東西代明變易之象是矣若說文
下从勿不从月而曰此象形也於蜥蜴之
形何象焉爾雅釋蟲有曰王蜥蜴者注卽
螻蛄也似蜘蛛居穴中吐絲網穴口有足
江北人呼爲蜥蜴余謂其形實象易字故
亦曰蜴而从勿不从月者象其足也且蜥
與蜥音相近或蜥蜴誤爲蜥蜴亦未可知
况爾雅止言蜥蜴未言蜥蜴之蜴爲易也
卽蜥蜴之蜴亦未明言爲易然曰象形則
易爲蜥蜴而非蜥蜴不待辨矣說文多有
可疑此其一也

楚子問鼎

楚子問鼎羅泌以爲妄謂楚莊賢君孫叔
敖賢相滅陳且復於申叔之對入鄭且舍
於鄭伯之服非復前日之頑獷也周爲共
主彼豈遽然而窺之又謂鼎非傳國之物

問之何益亦似有見第左氏所載王孫滿之言未必皆妄也余謂九鼎在周乃上代所寶者故周公卜洛亦以安九鼎爲首稱楚居漢南嘗聞鼎之名欲一見之而不可得故過周之疆問周之鼎亦嚮慕之私耳王孫滿惡其強梗遂切責之謂其窺伺神器而楚子問鼎初心未必遽至是也若謂楚實未嘗問鼎而以左氏爲罔則又不盡信書之過矣

漢高后荅匈奴書

漢高后時匈奴冒頓遺書曰願以所有易其所無亦諄謾甚矣高后召群臣議樊噲欲擊之季布謂噲可斬是亦一見但令謁者張澤報書卽不能直詞切讓亦宜置有無相易之語於不問可也今書乃盛自貶損曰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

過聽不足以自汗能無汗顏乎

黻頤沈沈字義

陳勝既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之陳求見及見勝殿屋帷帳曰黻頤涉之為王沈沈者馬班二史皆同其下文曰楚人謂多為黻索隱曰服虔云頤者助聲之詞也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其物黻多驚而偉之故稱黻頤也而班固則削去頤字豈以詞助

今松游人遇有可驚駭者亦有此者

且上止言黻涉故此不必加一頤字耶王文恪曰黻頤方言也班書不宜削去甚是若沈沈二字索隱未釋應劭注班書曰黻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見也沈音長含反余謂沈沈二字亦當是方言若以為宮室深邃之見則於黻頤二字重複矣沈沈之語必有所指今苦未能詳耳

漢書人物表同名

古今人同名同姓者甚夥但前漢人物表
有一士鞅在中上又有一士鞅在中下相
去不遠殆不可曉豈有兩鞅耶抑誤書也

機雲爲顧婦贈荅

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末章結句願保金
石軀慰妾長饑渴是以爲彥先之婦贈彥
先也且士衡旣爲彥先贈婦而士龍又爲
彥先婦荅不知彥先之婦於機雲兄弟何

所瓜葛而形之翰墨如此

六朝文法不通

六朝操觚之士其文法真有不可解者劉
越石贈盧諶詩宜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
及盧諶贈劉越石其詩序有云在木闕不
才之資處雁乏善鳴之分卷異遽子愚殊
甯生匠者時盼不免饌賓以匠者時盼應
在木句以不免饌賓應處雁句而於中間

乃添入卷異思殊二句上下刺戾如是

雪月二賦

不與謝希逸月賦詞藻既同機軸

謝惠連雪賦謝希逸月賦詞藻既同機軸不異惠連之賦止多王起爲亂耳第希逸警語潛於心靈大非惠連所可彷彿昭明並錄竊所未安他且勿論卽惠連起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此老學究口吻也希逸肯道之乎

韜略非呂望筆

兵家六韜三略相傳爲太公望之書第騎戰之法始見於趙武靈王而六韜首列其說何也余意太公望嘗爲此書久或亡去今所傳六韜三略乃楚漢間好事者所補非望筆也班固志又有六韜下篇則周史所作乃定襄時人又曰顯王之世崇文總目謂漢世已失此書又不知作何語也

明月夜光

明月夜光世皆習知其爲至寶然莫詳其本末高誘注淮南子漢時中山之國有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是珠名明月起於漢也然秦李斯上書已曰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和卞和也隋者非漢中山國之隋矣豈上古故有

隋之珠名明月而蛇所銜以遺中山隋侯者亦卽此珠耶高誘注淮南止言漢中山之隋侯珠是紕漏也高誘又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是明月珠之外又有夜明珠矣故班固兩都賦上旣云隋侯明月下又云懸黎垂棘夜光在焉亦以明月夜光爲二珠而許子重卽以明月爲夜光吳都賦亦云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則明月珠亦名夜

光是一珠而兩名也或一珠或二珠經典失詳故說者參差第夜光明月皆珠也而西京賦曰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以爲燭懸黎者璧也非珠也鄒陽亦曰夜光之璧是璧亦有夜光不特珠矣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於廡上其夜光照一室是夜光爲通稱不繫於珠與璧也余謂明月夜光固不繫於珠與璧凡珠與璧夜中能

有光照人者皆得名之不必實指隋侯之珠與懸黎之璧也五臣注文選未得其詳故稍詳之

珊瑚

珊瑚之名詳於載籍廣雅曰珊瑚珠也誤矣張銑注西京賦亦曰珊瑚珠樹也亦誤豈其止見珊瑚之製爲珠者而未見珊瑚耶珊瑚止宜言樹不得言珠也珊瑚生於

海中司馬光類編云或生於山不知何所
據珊又桑葛切

輦路

輦路二字世皆以為車輦所行之路李周
翰注文選輦路樓陛也上林賦輦道纒屬
如淳注曰輦道閣道也與李說同是輦道
即輦路皆非道路矣又甬路亦飛閣之複
道今人以官署墀內之道為甬路乃傳誤

也

慎子名姓辨

孟子魯欲使慎子為將軍趙岐注慎子名
滑釐正義同朱考亭從之又按史記慎到
趙人謂慎子即慎到是到又慎子之名諸
書皆同但下文此則滑釐所不識也為慎
子自呼余按古人自呼皆呼名未有呼字
者豈慎子以滑釐為名而以到為字耶皆

不可曉莊子天下篇又曰慎子與彭蒙田駢爲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故薛仲常應旂著四書人物攷遂以慎子所云滑釐乃述其師非自呼其名也豈師弟同名耶姓譜諸書又以滑釐字慎子其後以字爲氏而以滑釐爲慎氏所自出則益誤矣慎子之先當有慎氏慎之姓非自滑釐始也

結字卽髻字

古有紒字而無髻字紒音界卽髻也史記西南夷傳魁結卽魁髻乃借結爲髻韓退之石鼎聯句長頸高結正用此字高結之下有喉中作楚語句蘇東坡有云長頸高結喉是不知結卽爲髻也故結讀作髻是也揚用修乃欲讀凡結髮皆爲髻髮似誤蓋結髮卽髻猶讀結爲髻字義能無重復

名字相同

古人名字一族之中且有相同者豈其族大且衆不相聞耶據左傳魯莊公之孫有仲嬰齊而魯文公又有孫曰公孫嬰齊仲嬰齊者公孫嬰齊之從祖又且同時而名同何也鄭有公孫段字子石而印段亦字子石乃公孫段從父子也士文伯亦范宣子之族而與宣子同名見昭公六年傳此

西晉王氏一譜祖孫同名甚衆詳張琳以詩編

不可曉

冠服不必反古

今人行誼文章皆不求如古人惟於冠服間動必以古為式所稱生今反古者非耶昔司馬溫公依古式作深衣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邵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為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

公嘆其言合理生今反古者思之

袴制

禪卽袴也古人袴皆無褙女人所用皆有褙者其制起自漢昭帝時上官皇后爲霍光外孫欲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爲有褙之袴多其帶令不得交通名曰窮袴今男女皆服之矣

禱夢

閩中九鯉湖禱夢者響應靈異無虛禱者然亦於事後乃驗或有當人之身不驗身後子孫始驗者余庠子請告南歸經過其地僕夫以禱夢請余謂之曰吉凶禍福我旣不能前知卽前知亦豈能移易者禱之何益

延篤挂名常侍碑陰

趙明誠金石錄載漢中常侍州輔碑陰其

鄉人爲輔立碑者題名自漢陽太守而下凡四十有九人惟延篤叔堅見漢書耳明誠謂東漢名卿賢大夫死則門生故吏爲之立碑而題其陰延叔堅當代顯人乃挂名于闍堅之輩似亦可耻余謂不然叔堅嘗有書與李文德矣此豈出入闍堅之門者且叔堅後坐鉤黨廢錮鄉里至圖其形於屈原之廟非終始無底安能有此洪适

因引漢靈帝時太丘長陳仲躬吊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事以釋之便自快然蓋時政旣僭達而得位則正色立朝不可朋奸此經也身退窮處則同塵所以遠害亦一時之權君子所不廢也叔堅居里而同郡爲闍堅勒石借其名以爲重叔堅豈得而拒之乎此非門生故吏之比明誠又何疑焉

坡公論畫竹

蘇子瞻畫竹從地一直起至頂米芾問何不逐節分子瞻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及作文與可篔簹谷畫偃竹記有曰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螗蛇蚺以至于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

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逐以追其所見如雕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情焉喪之豈獨竹乎余謂此言不獨畫竹爲然卽推而山水諸丹青又推而臨池又進而天下國家何事不然是東坡言技乃言道也

坡公詩文

蘇東坡絕世之才早年學詩獨宗劉禹錫而不及王楊盧駱高岑李杜諸公晚年雖曰學李青蓮其得意處雖迫真然多失於粗止能爲白居易則以信手拈來不復措意耳又言平生不好司馬史記然其文多有模倣司馬者朱考亭謂坡公晚年海外文字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此又非

知坡公也

佛字辯

今人以佛爲覺余嘗求之不得其說使此佛字爲西方所製則譯之爲覺可也第佛未入中國時先有此佛字矣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佛者拘戾而不從之言也又釋名曰轡佛也言牽引佛戾以制馬也是佛卽爲拂而古文拂作𠂔又

作歎古人觀象而後制字以兩弓从一矢
拂之謂也是佛者拂人者也其弃父母離
妻子山河大地一切而歸於空皆拂之謂
也以佛爲覺蓋譯者尊信其說而故爲此
美釋耳不知西方本來果以佛爲覺乎卽
此一字而譯者失之則五千八百卷中皆
以漢語譯之者一一皆西方本來意義乎
請以質之事佛者

瘧病聖人

周武王克商之二年卽病瘧是瘧且病聖
人也何問君子周公雖以身代告天然武
王竟以此疾不起乃知人之壽夭皆定於
天雖忠如姬且亦不能回天也

大麓辨

書堯納舜於大麓孔安國輩以爲大錄萬
機之政而桓譚新論亦以爲領錄天下之

事若今之尚書然故東漢始以牟融錄尚書事蓋本于此後代多因之故有以大麓爲三公之位者王克已非之矣張九成曰處之深林大澤之間謂觀聖人者皆當自其難堪處觀之耳堯之知舜豈待以難堪者試之哉惟大傳曰堯推尊舜屬以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應劭云麓者林之大也鄭康成云山足曰麓羅長源得之其說

曰古者天子以大事命諸侯則爲壇於國之外堯聚諸侯以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欲天下諸侯皆明知舜之受命也是可以剖千古之惑但長源又云因地譬意大麓者大錄天下事也是又於前妄未盡祛也余謂納于大麓烈雷風雨不迷者或當納麓之時適有烈雷風雨而舜偃然自若殊無驚怖見其鎮定耳夫震雷虩虩不

喪七鬯舜能不迷於烈雷風雨此非超越尋常足以當天下之大任者乎故舜之授禹亦有納麓烈雷風雨之事蓋告終易代皆上關天意堯授舜舜授禹而納于大麓皆有烈雷風雨或天以此而試舜禹亦未可知故當此受禪之日疾雷風雨不迷是足以任天下之大而天遂與之矣如後代有禪位者登壇之日雷雨震電遂至顛隕不能成禮者視舜禹之不迷益可見也此謂天以此試舜禹理或有之而堯以此試舜舜以此試禹則後儒之妄也

經與傳各行

漢初爲傳注者皆與經別行春秋三傳之文亦皆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至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是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

也

三字名辨

人名未有三字者楊用修以戰國董之繫菁謂之繫菁菁是三字名也余不敢以為然左傳介之推燭之武介與燭皆地名兩之字皆語助非名也董之繫菁之字即同介之推燭之武之字猶云稱楊用修楊之用修云爾

畢竟穿聲

論語微子篇

論語微子篇凡十一章一微子去之次柳下惠三黜次孔子去齊去魯次楚狂次長沮桀溺次荷蓀丈人次逸民次太師輩去周此皆門人敘述聖賢出處大致而於末乃綴以周公謂魯公章綴以周有八士章者何居余謂周公謂周魯公章大意言所厚者薄則無往不薄親而可施又何有於

賢士大夫大臣不以則必懷狠而信任小人無大故而弃故舊則新聞舊小加大矣求備一人則賢才有弗獲自全者矣此尚可仕於其朝耶非此四者聖人固不忍去其國也故三人之或去或死柳下惠或絀或處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意可知矣彼接輿沮溺輩何足以語此哉而終之以八士者蓋慨慕於盛朝謂八士

何幸而生於其時以樂行其志不至於爲三仁爲柳下惠爲樂師云爾甚矣孔門弟子善於述聖志也

二王名字之繆

字學之難不特今人也晉人善書第不甚解字義如王氏父子名義字逸少名獻字子敬殊不可曉義有純義於逸何與獻有成義於敬何與父名義子名獻尤爲可笑

禮含文嘉曰義者獻也後漢書王莽傳立
斗獻獻音義禮器義尊卽周禮獻尊故叔
獻亦作叔戲戲與義通故義與獻通父子
立名豈可苟者義獻名雖異而義則同甚
矣晉人之不識字也

針砭藥餌

世皆知神農嘗百草而孔叢子及世紀皆
謂伏羲已先爲之并制九針以拯天枉余

意百艸之嘗始於伏羲而特詳於神農耳
余又按靈樞經岐伯對黃帝以九針是針
亦古已有之矣非始於黃帝也治病者惟
針之效最神疑古先有針而後有藥餌也
針本以石爲之名曰砭後世乃易以金耳
故曰藥石者謂藥與砭非謂金石之石也
寇萊奢儉不同

寇萊公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

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公曰彼詐
 我誠雖弊何憂然知鄧州時製花蠟燭不
 點油燈罷官日厠溷間燭淚在地徃徃成
 堆何此奢而彼儉也青幃之弊豈真異於
 公孫

筋斗

今人以頭豎於地以脚番上為筋斗戲諸
 書皆作筋斗惟孫吾與韻會定正於十五

今南亦謂跟倒良是

堅末收跟字注脚跟也又跟頭戲倒頭為
 跟也或作跟則筋斗字當從孫吾與為跟
 頭謂以頭為跟也今作筋斗兩字皆誤

劉表工書

今人皆知臨池家有鍾元常而不知元常
 有同學友胡昭又不知元常與昭皆受書
 法於劉景升也董北苑曰劉景升為書家
 祖師鍾胡皆其弟子昭肥繇瘦各得一體

耳今景升遺蹟絕無存者秬文志有劉表
集亦已久亡獨三國志載表與袁尚兄弟
書其筆力不減崔蔡之流而表初又爲黨
人在八及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
工也

有餘不足

人間世自有參差不能如一者自是正理
如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

三百六十度可矣而必加之五又加之以
四分度之一一歲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三
百六十日宜無餘欠矣然氣則盈而朔則
虛故律之數必有空積忽微玄之數亦有
奇零假借是天地造化猶不能無有餘不
足而況於人乎

○水銀

水銀一曰汞廣雅謂之瀕音同本艸圖經

曰水銀生符陵平土今出秦州商州道州
邵武軍而秦州者來自西羗乃於山石中
採麤次硃砂作鑪置砂於中下承以水上
覆以盆器外加火煨養則煙飛於上水銀
溜於下是以人力製之而後成者陶隱居
曰水銀有生熟生符陵平土者是出硃砂
腹中亦別出沙地今不聞有此至於西羗
來者彼人亦云皆燒煨也及按西粵志云

泗城州出水銀取之之法以人其用人從
外境市之或逃走僮僕或奸商縛雇役人
往售至其家初以酒飯飼之三日卽引至
水銀坑中挖窟埋之露其首三日其人癢
不可忍號呼徹天乃以鐵錘去其首仍埋
之數日取出則滿腹腸胃指甲骨髓中皆
水銀矣安南國近憑祥州地亦有水銀坑
取法同是與本州異也

焦仲卿妻

焦仲卿妻劉氏後人常悲其以嚴姑見逐
卒能守志殺身余讀其詩氏非賢婦也姑
雖呵責始未相逐乃氏自請去耳一還其
家為弟兄所逼遂適太守之郎君此可謂
守志不移耶其舉身赴清池乃遇仲卿於
途要之以死恐非其志也

夏世最文

夏尚質周尚文余以為夏固不質而周亦
不文也無論夏之九鼎以圖像物者想其
工巧必非周所能作即今攷古博古二圖
所載周之鼎彝諸物已不能如商之工巧
何問夏哉又如禹貢一書其文章之妙亦
豈周書諸篇所能彷彿乃知天下至文必
在於質以文為文其文陋矣

字學之難

何必以此深文

漢興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誦籀書九千
字課以八體乃得爲史吏民書式不正輒
舉劾之石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
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
譴死矣字學之重如此乃馬援上書臣所
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嚮城皐令印
皐字乃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
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

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邑所宜齊同宜薦
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是
當重字學之漢而印章乃朝廷大信猶差
謬若此况今日不講字學之時乎

班固賦用騶虞

毛詩騶虞序曰蒐田以時仁如騶虞也班
固兩都賦遂以騶虞爲蒐田之名而曰歷
騶虞覽駟鐵然則詩言睢鳩以美后妃之

不覺噴飯

辨

卷之三

四十三

德今之呼賢婦人者亦可以睢鳩呼之耶

翡翠屑金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古有是語余嘗試之
人氣粉犀誠然獨翡翠屑金不知其解偶
閱一小說乃知玉有名翡翠者其色如翡
翠以之磨金隨手而屑但此玉世不常有
未知然否

服玉屑

魏李預好服玉屑而不戒酒色遂至病篤
乃謂妻子曰服玉者必屏居山林排并嗜
欲余謂守此二言何必服玉

西方聖人辨

列子述孔子西方有聖人之語林希逸謂
即佛也至今學者皆然其說惟邢延舉據
國語有云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疾
大事注云周詩有誰將西歸及西方之人

知得妙
名言

走

卷之三

四十三

美光 卷之三 四三
皆謂周也如列子所述孔子稱西方聖人
果有是語當謂文王於佛何與余得此爲
之豁然第隋王通自稱儒者亦指佛爲西
方聖人何惑乎今之世也

齊罇鍾銘

妣母也考父也父先母後周齊侯罇鐘銘
皇祖皇妣皇母皇考既云妣又云母先言
母後言父未詳其義

妣祖母也先母而
後考者或叶其
聲也

鷓鴣

鳳之自西方至者曰鷓鴣至則主疫不祥
鳥也古人乃以其羽爲裘不知其解

花蓋夫人

孟蜀時花蓋夫人有官詞膾炙後世然夫
人在蜀不足多也蜀後主之母順聖徐太
后及其姊彭王之母翊聖太妃尤能詩乾
德中姊妹以巡禮聖境爲名凡駐輦處皆

有題吼鑄于金石今載在豪異秘纂者數十篇皆綺麗有致殊非粉黛口吻其風格出花蓋上尚數塵也獨前後二主文詞不少槩見諸妃后得無對牛彈琴乎後人以蜀之亾皆由於此余謂不然周之后妃篇章具在而周道以昌夫婦人能艾亦何足損乃公事且孟蜀之國事可知卽非二后亦能保其不亾耶余按諸傳記花蕊夫人姓費陶九成輟耕錄曰夫人乃徐匡璋女實拜貴妃號曰花蕊者以喻其美也不知與順聖翊聖同族否胡蜀之徐氏女能文若是衆也

疑耀卷之二

若長泉也

與則聖爾聖同然否時麗
一斜刃女誦文
實拜貴收器曰芬蓋皆以解其美也不味
我費固小丸辨特難曰夫人以斜刃誦女

疑耀卷之三

温陵李贄閩甫著

嶺南張萱子孟奇訂

八分隸楷辨

書家先有古文次有籀文籀文即大篆也
次有小篆李斯損大篆而為之也次有隸
秦政時法令繁劇軍期嚴迫大小篆難倅
就乃約之而為隸以其可施於徒隸故曰

隸或云程邈所作邈故徒隸也其法簡而
且易便於佐使又曰佐書或又云王次仲
所作李陽冰曰王次仲始作八分以當時
隸字少波勢乃增之因其字方八分遂以
爲名蕭子良曰漢靈帝時上谷亦有王次
仲與秦時王次仲同姓名亦常作八分書
鍾元常謂之章程書此八分書所由始也
蔡文姬曰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

小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則與陽冰字
方八分之說又異漢石經者蔡邕所書卽
八分也元常善八分有隼尾波今泰山銘
卽此體是古之隸與八分有波勢無波勢
微異非兩法也程迥曰東漢以來碑刻皆
用八分書如程邈書是也今見古帖隸書
自是今之小楷孫過庭書譜謂元常專精
於隸書伯英尤工於艸體彼之二美逸少

兼之過庭所指元常隸書卽今所傳力命
宣示二帖是又以真行爲隸矣故蕭子雲
啓勅旨以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
因此研思遂悟隸式與過庭之說相同歐
陽集古錄跋則以隸與八分爲一趙明誠
金石錄又云隸者今之楷書亦曰真書是
八分也隸也楷也似皆一體也黃長睿曰
自秦易篆爲隸漢世去古不遠當時正隸之

體尚有篆籀意象魏晉以來元常士季及
王世將逸少子敬輩始創作小楷皆遷就
漢隸運筆結體尚圓而雅淡其字率扁而
弗攢今傳世者若元常力命宣示二表世
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
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存至江右六
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而其
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

遺範也。惟陳隋間正書則結字漸尚方而不尚圓然猶依倣漢隸一二唐初亦爾也。及歐陽率更虞永興出乃易方爲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鍾王楷法彌遠而漢隸遺意無復存矣。是八分與隸及楷唐以前皆作一體唐以後隸與八分爲一體而楷遂自爲一體矣。故今之楷全無隸意則歐虞壞之也。余謂今之楷書不宜謂之楷只

宜謂之今隸而漢之隸爲古隸可也。

丘明非姓左

左丘明古今相傳丘明名左姓也。余偶閱一小說吳興地名丘墓者一村皆姓丘有大碑列其族黨稱左史丘明之後云明爲魯國左史則左者乃史官之名如左史右史之左而丘乃姓明乃名也是必有所據故表而出之。

蚩尾誤作鴟

今宮殿鴟尾之鴟非鴟也乃蚩字漢武帝作栢梁殿恐有火災乃飾以蚩尾蚩蓋海獸之名水之精也可以厭火今作鴟殊誤

障車文

世皆知古有催妝詩而不知有障車文唐天祐中南平王鍾傳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及昏暝令人走乞障車文於湯篋篋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而成今其文不傳想亦催妝之類也

射策之制

今人皆知科場對策爲射策謂如射覆之射是也唐摭言載漢射策謂列數策於几案上令士人以矢投之隨所中之策而對之或亦一說也但攷漢制並無此說不知其說何所據

烏鬼之辨

杜工部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沈存中以烏鬼爲鷓鴣碧谿詩話引元稹詩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作龜稹自註云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故碧溪以工部所稱烏鬼爲神鬼非鷓鴣也余嘗疑之謂稹或得於傳聞故戲而入詩耳一日讀稹集有聽人彈烏夜啼引詩乃謂作拾遺時被謫其妻竟禱

於烏鬼始得還官則是實賽烏鬼也而烏鬼乃鬼神矣第烏鬼不知何神而稹之妻禱之稹信之殊足掩口若工部所稱烏鬼則沈說爲正碧溪爲謬蓋下有食黃魚語非鷓鴣而何

晁無咎能畫

唐以後文人未有不能畫者如晁無咎未嘗以畫名偶閱陳後山詩集有晁無咎畫

山水扇詩云前生阮始平今代王摩詰偃
屈蓋代氣萬里入方尺則無咎之畫亦有
足觀惜世不傳耳若阮始平能畫畫譜亦
未嘗載後山詩可以補其闕矣

韓昌黎白太傅皆惑於服食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蘇東坡稱之謂其
一言爲天下法以余按之有可疑者昌黎
諫佛骨矣晚乃與佛子大顛遊又作李干

墓誌歷叙以服食敗者數人爲世誠而晚
年復躬蹈之白樂天有詩曰退之服疏黃
一病訖不痊是昌黎知誠人而不知自誠
也然樂天旣知謂昌黎亦好言服食事嘗
有詩曰金丹同學都無益姪女丹砂燒卽
飛其序云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
以藥術爲事乃知異端易惑卽高明之士
亦所不免也古詩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

誤二公豈未之聞耶

〇〇男女兩體

一友人嘗謂余言今武進縣尚書某者其夫人半月爲男半月爲女爲男時能禦女自置妾媵余始疑焉後閱諸傳記則徃徃有之晉惠帝時京洛有人具男女兩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亂晉五行志謂之人痾宋趙忠惠帥維揚日其僚友趙叅議

者有婢甚慧黠叅議欲私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卽之則男體也遂聞於有司蓋身有兩形前後姦狀不一乃寘極刑元有李安民者嘗於閩之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接一再漸具男形與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私通事正相類張師正採異錄景祐中廣州舶商韋某女年十歲變爲男子與侍婢交有孕嘗與吳舍人潛同學好

讀文選雖鬚出於頷然舉止言譚猶婦人也彼武進尚書夫人何足訝哉然玉曆通政經曰男女兩體主國淫亂此非太平之世所宜有也大般若經載四種黃門其四爲博又半擇迦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二十八宿真形圖心房二星皆男女兩形更爲雌雄異物志靈狸者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若此輩者豈博又半擇迦及心房二星靈狸所化生耶弟諸傳記所載皆非令善武進尚書夫人獨富貴終身則不得其說矣

詠花不語

牡丹有名醉西施者韓昌黎詩對客偏含不語情羅隱詩曰若教解語應傾國蘇東坡詩不如此花不解語世間言語原非真三公皆詠不語而一解轉深一解矣

滕王蛺蝶圖

滕王蛺蝶圖歐陽歸田錄以爲滕王元嬰
余按畫斷乃元嬰之嗣王湛然者畫蛺蝶
雀兒曲盡其妙非元嬰也

婦人自稱

衛夫人者尚書李充之母常以夫姓自稱
爲李衛今婦人自稱宜倣之

瓊奴

宋時永安驛廊東柱有女子題一詩云無

痛哭不可語

人解妾心日夜長如醉妾不是瓊奴意與
瓊奴類不書姓名陳后山有詩二首紀之
然亦未詳瓊奴出處余偶閱青瑣高議乃
得之瓊奴姓王氏爲郎中王某幼女父死
失身於趙奉常家爲主母凌辱道出淮上
乃自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王平甫有
歌紀焉則永安驛題詩之女子亦必名家
子嫁爲人妾而失意者也

宋紙背面皆可書

顏文忠每於公牒背作文稿黃長睿得雞林小紙一卷已爲人書鄭衛國風復反其背以索靖體書章艸急就二千一百五十字余嘗疑之自有側理以來未聞有背面皆書者顏乃惜紙黃或好奇耳余幸獲校祕閣書籍每見宋板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私文牒牋啓之故紙也其紙極堅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爾也

衲衲

今京師呼巷爲衲衲蓋胡語也世以爲俗字不知山海經已有之食囂鳥可以止衲郭璞注治洞下也音洞又飛魚食之已痔衲獨衲字尚未經見

骨肉相關
宋楊敬仲曰仕宦以孤寒為安身讀書以

如種
方為平安

宋楊敬仲曰仕宦以孤寒為安身讀書以
饑餓為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為平安朋友
以相見踈為久要此誠理到語余於仕宦
讀書朋友請從事矣獨骨肉一語不能如
命衰慈八十膝下止萱一兒宦遠祿微不
能迎養一弟一兒猶未成立平安之耗兩
目欲枯若于此事可不相關尚何事可相

關耶

給事中不宜稱黃門

今人稱給事中為黃門蓋始於漢而不知
其誤也余按漢輿服志禁門曰黃闥內人
主之黃門即黃闥也內人者闥人也漢給
事中位次中常侍侍中黃門之下是黃門
止可以稱宦者不可稱給事中也但漢舊
儀又曰黃門屬黃門令曰莫入對青鎖門

拜名曰夕郎夫曰入對青鎖門拜則又非
宦者是給事中之呼爲黃門自漢已誤矣
蓋黃門本宦者之稱以其所司者黃門耳
給事中不司黃門而可以黃門稱之耶

二千石

世皆知郡守爲二千石不知在秦時郡之
尉亦秩二千石也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
者

五星聚

五星之聚自周文王七年孟春五星聚房
春秋時齊桓公將霸五星聚箕漢高祖入
關五星聚東井安祿山反天寶九年五星
聚尾箕宋乾德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五星
聚奎皆載在史傳者凡四而已李鄴侯家
傳謂肅宗復長安其年五星亦聚東井唐
史未載是自周及宋五星凡五聚也天寶

九年之聚無論矣卽齊桓之霸亦何德以
致之耶語曰天道遠信矣

婦人以父姓爲名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卽以父之姓
爲名如春秋王姬齊姜宋子之類是也故
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宋稱子耳後世
字學不明以姬字爲女人通稱已誤漢有
薄姬栗姬憲姬是又以姬爲妾矣蔡京當

國改公主爲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
姓旣於姬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爲人之妾
耶宋人精於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
者則爲京之權所怵也

七均七始

宮商角徵羽五音也曰七均者有變宮變
徵是爲七也宮與商商與角角徵與羽相去
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夫一

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不能和也。五聲之序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至角則窮故至角乃隔八下生其位與宮相比謂之變宮是羽聲雖距正宮二律而距變宮正間一律也。變宮又隔八上生其位與徵相比謂之變徵是角聲距正徵雖間二律而距變徵亦止間一律也。正聲五變聲二每律用七聲爲均相和以均調故曰七均七聲迭用以終始一調故曰七始。

雲南荔枝

荔枝聞廣四川有之他處未聞元李京雲南志土獠蠻以採荔枝販賣爲業當是荔枝之枝非龍眼荔枝之荔枝也。

習流

史記越伐吳使習流二千索隱謂流放之

美光 卷之三 十五
罪人正義謂流利慣熟皆誤吳水國習流者謂習於水戰也

文正美謚

文正之謚美謚也宋時得此謚者惟呂蒙正王欽若司馬光王曾范仲淹鄭居中蔡卞陳康伯八人而已後張知白夏竦皆欲得此謚而司馬光論其不可故知白謚文節竦謚文莊其嚴如此若李公昉王公旦謚法通紀亦曰謚文正者非也二公原謚文貞後避御諱世遂呼爲文正耳然欽若與卞何物而亦得謚文正何也

石奴

後魏時諸王孫貴臣多服石藥每病輒稱石發陳後山有詩服石爲石奴言爲石所使也石奴二字亦新

茶用鹽薑

烹茶今未聞有用鹽薑者薛能烏嘴茶詩
鹽損添常戒薑宜煮更黃東坡和寄茶詩
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陳無
已乞茶詩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鹽薑枉
肺肝是唐宋以前茶皆用薑鹽也有友人
嘗爲余言楚之長沙諸郡今茶猶用鹽薑
乃爲敬客豈亦古之遺俗耶

白牯青奴

傳燈錄長沙岑和尚有曰狸奴白牯却知
有白牯蓋謂水牯牛也陳后山齋居詩有
云青奴白牯靜相宜老罷形骸不自持青
奴二字黃魯直云趙子充竹夫人詩涼寢
竹器懋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職宜名曰青
奴及任淵注陳詩以白牯爲白角簾乃借
用以對青奴也恐未必然青奴是竹器疑
白牯是簾固是的對第後山詩博而核萬

無如此借用者或白牯別爲牀第物當是鄉語耳

秦法棄灰

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此固秦法之苛第
弃灰何害於事而苛酷如此余嘗疑之先
儒未有發明者偶閱馬經馬性畏灰更畏
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輒死故石礦之灰往
往令馬落駒秦之禁棄灰也其爲畜馬計

耶一日又閱夏小正及月令乃畢得其說
仲夏之月毋燒灰鄭氏注謂爲傷火氣是
矣是月王頒馬政游牝別群是毋燒灰者
亦爲馬也固知弃灰於道乃古人先有此
禁但未必刑之如秦法古人惟仲夏乃行
此禁秦或四時皆禁故以爲苛耳

臧文仲

臧文仲左傳言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先

聖又謂其竊位其人品可知第古今三不朽之言首發之者文仲也在當時亦必能立言者今傳於世無幾豈以其人廢言耶抑遺逸多也

至老稱詩

龐相國籍喜稱詩卽相府幾務冗襍而吟詠不絕口及疾亟猶手錄十餘詩以示司馬溫公復書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

中尚有此意思耳其字已慘澹難識後數日薨今操觚之士一入仕籍便絕口不復稱詩且以此道相戒此固汨沒於世態蓋亦於此道淺故不得不弃去耳

樂府譌缺

風雅滅而離騷作離騷又廢樂府繼之此詩之正宗也樂府者漢之鐃歌是也當時采於民謠襍以趙代秦楚之風而傳世永

久訓詁譌缺至有不可曉者自樂府解題出而後稍稍能發明然今之辭存而可以測其義者不過一十八篇耳前後文人擬而作之無慮百數大率不宗本旨或自立新意以句讀富贍爲雄且言語淺陋皆失古人之意又解題出於二三子之手或智識淺薄不能究見其微使後之學者無所依據故千載之間竟無定論特存其名句

而已如思悲翁一篇有奪翁美人梟子五梟母六之句以理推之必無五子而六母也大意以梟爲不順之鳥言母携其子捨已從人而去力不能取故發於音聲而悲怨之今究其義則似是言五子與母併其數爲六也又有所思一篇乃男女相絕而相怨者其言摧折之焚燒之與君斷絕不復相思不爲已甚乎以此喻君臣則非三

宿而後出晝之義以此喻夫婦則略無忠厚之旨豈若珉之詩猶有道其宿昔拳拳不忍之意乎余嘗欲變其本旨謂與君雖絕專思君庶可補於風雅而有益於世教也尚當與博古者再詳之

官吏不得受監臨飲食

漢法凡吏受監臨飲食皆免官景帝時以爲其法太重更議著令於是丞相廷尉議

凡吏及諸有秩者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故此時吏亦得受監臨飲食也第必須償費乃可如不償費則猶免官故卓茂爲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者茂雖不爲聽然是時受監臨飲食之禁尚嚴故民得以言亭長耳因念戰國有以二卯奔干城之將者漢法實始於此此法至宋時猶守之故賈漸起請

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買置金帛作土風
贈遺及省司叅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
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皆從違制定斷其
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還荅之
物入已准盜論時曹修知鎮戎軍受鄰人
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司竟坐贓論廢於是
司馬溫公以爲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
遺其有公使錢人受還荅之物止謂珍異

見錢耳今曹修止於尊酒隨而自首已爲
刻薄法官又以贓罪加之剖析一條以爲
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非厚道也自後
所犯如上條必須贓滿五疋以上方得科
罪其不滿五疋及以飲食相饋餉者皆勿
論遂爲令嗚呼古多廉吏固自古風然而
古法之嚴如此雖欲不廉得乎今苞苴公
行至以餽遺厚薄爲官殿最安得賈漸起

曹修輩起而按之

婦人裸撲爲戲

宋嘉祐間正月十八日上元節上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裸體相撲者亦被賞賚夫婦人相撲有何可樂且上有天子下有萬民后妃侍傍臣僚縱觀而使婦人裸戲于前何以隆禮法示四方乎余初疑此或偶爾爲之後

閱司馬溫公劄子有此一議乃知此戲原置樂籍中又民間街市亦以此聚衆爲戲不知始於何時有此不美之俗也

司馬光辭知制誥

宋朝凡知制誥者皆先試官久而後用故司馬溫公以修起居注試知制誥矣及實授知制誥凡九上辭免乃改天章閣侍制後治平四年復除翰林學士亦三劄辭免

夫溫公豈不嫻於詞命者耶其辭知制誥第三劄曰自知文字惡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詔令填委必閣筆拱手不能供給縱復牽合鄙拙尤甚暴之四遠爲人指笑及辭翰林學士第三劄亦曰稟性愚鈍拙於文詞若使解經述史或粗有所長於代言視艸最其所短此固公謙損之語然以余閱公生平文字其于詞命之體果不盡

合是人各有能不能耳今代知制誥者皆循資而用不問能否何怪乎四遠指笑乎

陰陽地理之說

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爲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余按古者葬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于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陵也然考其子孫之

吉凶亦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己丑葬恭
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丁巳日葬定
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葬是雖卜日
亦不拘拘於日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
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不擇地形然而
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地之
吉凶又何論焉夫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
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而祖考安
則可矣若欲爲子孫求福澤至延歲月令
祖考遺體暴露而不得藏是欲子孫安而
不必於安祖考也仁人孝子豈其然乎

餐菊

楚詞餐落英菊英也今人餐菊者皆生餐
之亦未聞有烹炮者溫公晚食菊羹詩采
擷授廚人烹瀹調甘酸母令薑桂多失彼
真味完不知其法何似

蘇子由制策差錯

嘉祐中溫公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於直言極諫科試卷內有回毡兩號詞理高絕獨傷於切直而毡字號之卷又所對一兩事與所出差舛溫公與范鎮同議以回字號爲第三等毡字號爲第四等詳定官已如議矣初考官以爲不當朝廷遂更差官重定復從初考遂以毡字號卷爲

不入等溫公抗議毡字號文詞臣不敢復言但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爲切直若以此見黜是名爲求直言其實惡直言也上曰言果切直不宜弃也乃降一等收之則蘇轍也今轍集中所對策原無差舛豈見收後潤色之耶轍與軾兄弟齊名而對策亦有差舛當是少年間學或未到耳今制考試編排字號皆用千

文宋時試卷字號必另製字樣故固毡二字非字書所經見者

死而尸溫

宋嘉祐中廣陵有蔣生者逸其名死十四年矣而尸猶溫妻子不敢殯殮畱尸於牀嘗有書自遠方以貽其妻子筆跡宛然劉攽有詩云三徑積荒艸玉棺不上天初疑青竹葬有值吳門仙妻子同脫屣衣冠如

脫蟬何年獨鶴歸悲歌城市遷此亦載籍未經見者

古章奏皆手書

宋時百官奏章皆手自書進賈學士直孺爲諫官有所條奏仁宗識其手書每嘉賞之古人凡在仕籍無不工書者故一切章奏皆手書之非惟得敬君之體且機密事亦不至宣洩取敗今人多不能書故不得

不倩於書史耳。但古人章疏未必全用楷書而行草間見。今古帖中尚有載者。

黃六

今京師勾欄中譚語言給人者皆言黃六。余初不解其義。後閱一小說。乃指黃巢兄第六人。巢爲第六。而多詐。故詐騙人者爲黃六也。

宗藩之盛

我朝宗藩自古未有。若是其盛者。余纂修玉牒萬曆二十二年止。屬籍者已十六萬人。今又十年。其生齒尚未知其數也。偶閱侯鯖錄。載唐元稹行李從。易宗丞制詞云。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夫漢祖掃秦灰之燼。我高祖驅胡羶之穢。其功同也。故胤嗣之盛亦相同乎。

燕脂

古今注曰燕脂之艸出自西方葉似紫蘇花如茜土人染粉以為婦人面色故名燕脂後人效之以紅花染絳為之非彼之艸染之者秦始皇宮中悉用紅粧疑始于秦余按李石續博物志三代以降塗紫艸為燕脂又非始於秦也紅花一名紅藍又名黃藍張騫使西域得之以其葉同藍故曰

藍燕或作臙作因作胭脂或作支匈奴妻曰閼氏讀作胭脂謂其顏色之美也有一說燕脂作烟支唐睿宗女代國長公主少嘗作烟支弃于階後乃叢生成樹公主歎曰人生能幾我初笄嘗為烟支棄其子今成樹陰映瑣闈人豈不老乎是胭脂又有樹有子非艸染者不知何種古詩匈奴歌云奪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以山

有艸可染臙脂又不獨出西域也

粉

古今實錄曰蕭史與秦穆公鍊飛雪丹其第一轉與弄玉塗之卽今鉛粉也婦人傅粉自秦始余按墨子禹作粉張華博物志紂燒鉛作粉謂之胡粉或曰周文王時婦人已傅粉矣未知然否但婦人傅粉斷非始於秦也周靜帝時禁天下婦人不得用

粉黛令宮人皆黃眉黑粧黑粧卽黛今婦人以杉木炭研末抹額卽其制也若黃眉則唐詩有云纖纖初月上鴉黃又云鴉黃粉白車中出今不復知其制矣一說黑粧亦以飾眉漢給富人螺子黛故云黛眉曹子建七啟玄眉施兮鉛華落卽墨眉也

庾信詩云眉心

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是黃黑俱眉飾

未嘗廢黛也額上塗黃亦漢宮妝梁簡文詩同安髮裏撥異作額間黃虞世南袁寶兒詩學畫鴉黃半未成是黛色或以點額或以施眉黃色或塗額上或安眉角古人媚妝隨意皆可

姐已

姐已古書有作黜已者說文白而有黑曰黜字統黑而有豔曰黜二說皆不離一黑

字則姐已之貌斷非瑩白矣古有玄妻亦云其兒如漆有光可鑑晉惠帝賈后短形青黑色南漢主劉鋹得波斯女黑腴而慧豔銀嬖之賜號媚猪此皆以黑見寵者世廟有尚妃者兒亦黑宮人稱爲黑木娘娘寵冠一時則黜已玄妻當不誣也

火浣布

逸周書有火浣布贊火澣之布入火不滅

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是白色也山海經云布出火山國火中有白鼠毛可作布敝則以火烧之如新與十州記同此卽周書所稱疑雪者也玄中記又云南中有炎山其山有木取以爲薪燒之不燼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是火浣布有二種也今海外諸國入市嶺南者往往有之余嘗見乃灰色者未及詢其爲

木皮爲鼠毛也今回紇之野馬川有木曰鎖鎖燒之不燼亦不作灰婦人取根爲帽入火不焚豈亦炎山木之類耶余于京邸見有數莖合而爲一疑鼠毫又不類大較似木皮中可績者其色瑩白以火燃之并沃以膏火中透紅以爲必燼及取出則雪白如故雖毫末不損始信逸周書所贊非妄也

太玄潛虛

易之爲書廣大精微天地古今萬物萬事無一不備無一不徹楊雄之太玄司馬光之潛虛皆易之所已詳者也夫玄與虛得無贅乎噫乳出酪酪出酥酥出醍醐若雄光輩之所作是又從醍醐中覓酥從酥中覓乳也

楊用修妄改杜詩

楊用修謂顏延年赭白馬賦駮出豕之駮駕後人改出爲突乃佳杜子美詩太家東征逐子回後人改逐爲將乃佳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後人改始爲才乃佳此癡笨人前說風流也突字拙出字巧才字俚始字文惟作者自知之耳獨以逐爲將雖詩有不遑將母及古樂府一母將九雛杜豈不知者其用逐字原有深意婦人三

從其一從子逐卽從義也意不在將而在從語不以從而以逐此正詩家三昧以將字易之不亦淺乎用修又以杜詩江平不肯流謂意求工而句反拙不及李群玉水深難急流巴渝竹枝詞大河水長漫悠悠爲勝於杜余謂竹枝詞此何等語可以擬杜卽難急流不亦淺而俚乎杜之妙處全在不肯二字蓋本陶淵明日月不肯遲晨

雞不肯鳴來故不肯二字杜嘗四用之秋天不肯明兵干不肯休王室不肯微而惟江平不肯流最佳余家有小樓臨長江每於夏漲時憑闌輒思杜之不肯流句乃詩中畫也

象

世言象膽隨四時在四足亦未必然劉跂暇日記載象營三象死剖之其二膽果在

足其一膽在腹中歲巳亥今象房象死余
往詢之膽亦在腹中也聞象具十二肖肉
惟鼻是其本肉膽隨月轉在諸肉正月建
寅卽膽在虎肉其說又不同未詳孰是劉
跂云象肉筋理段段不相屬則誠有之又
云味亦各異故世言象肉千味亦未必然
也

天地止有三行

西僧利瑪竇言天地間止有三行水也火
也土也又以氣爲一行人頗以爲誕余謂
此非利瑪竇之言也邵子曰天依形地附
氣至矣盡矣然此非邵子之言也岐伯對
黃帝曰大氣舉之葛洪釋渾天曰地居天
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
浮虞聳曰天形穹窿如雞子羃罔接四海
之表浮於元氣之上如覆奩於水而奩不

沒氣克其中也張子曰虛空卽氣減一尺地卽有一尺氣人自不知又曰氣之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蓋天包地外所以浮之者氣也所以浮氣者水也氣與水合生生不窮所以能浮天地而升降之鮑景翔曰神爲氣主神動氣隨氣爲水母氣聚水生故呵氣成潤雲蒸霧涌則水珠流出山川出雲則時雨以降此其證也故天地

間有許多氣自有許多水生氣則生水生水則助氣未嘗相離然非火以涸之則陰氣盛陽氣微而爲沴矣夫日者火也蓋日圓竟千里無物不破升天萬物焦入海則萬水涸水不涸則盈而濫易至汎濫涸而不生則氣與水俱竭是水也氣也火也三者相爲循環於無窮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利瑪竇之言非誕也

衣冠以白爲忌

今世冠服皆以白爲忌亦出於古禮父母在衣冠不純素素卽白也余閱隋志古未必然宋齊之間天子私宴着白高帽士庶以黑太子在永福省帽亦以白紗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多着白接離接離亦巾也南齊垣崇祖守壽春白紗帽肩輿上城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以葛爲之葛亦

白也樂府白紵歌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卽今之白紵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之舞所稱白紵紛紛鶴翎亂者是也唐六典天子服亦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屨皆以白眎朝聽訟燕見賓客皆以進御皆古制也白不爲忌如此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古制雖存未必肯用多以烏紗代之若以白爲忌

其或起于唐乎宋明帝末年多忌諱以白
門爲不祥諱之右丞江謐誤犯上變色曰
白汝家門則唐以前已忌之矣

海月

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有謂海月係水族
一物似水母而非大如鏡白色正圓其柱
如搔頭甚佳此癡人前說夢也海月海中
之月拾字乃古人用字之巧若以爲拾水
族之物有何意味

詩文必有所本

先輩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余謂自
古名家皆然不獨杜韓兩公他且勿論卽
作古選體有一字不從漢魏中來便不是
古選作律詩有一字不從盛唐諸公中來
便不是律詩故唐選體之所以不及漢魏
者是以唐人字眼作古選宋律詩所以不

及唐者是以宋人字眼作唐也

餘甘子

虞允文與人書有云南詔餘甘子一桶王元美宛委餘篇載餘甘子見臨海異物志謂與橄欖同一果及閱異物志謂大小如彈子丸理如定陶瓜瓣初入口苦咽中甘與橄欖同味乃知正余里中所呼油甘子也元美未見遂云今天下饒橄欖絕無餘

甘物之難博如此第柑當作甘不宜从木允文當不誤或傳寫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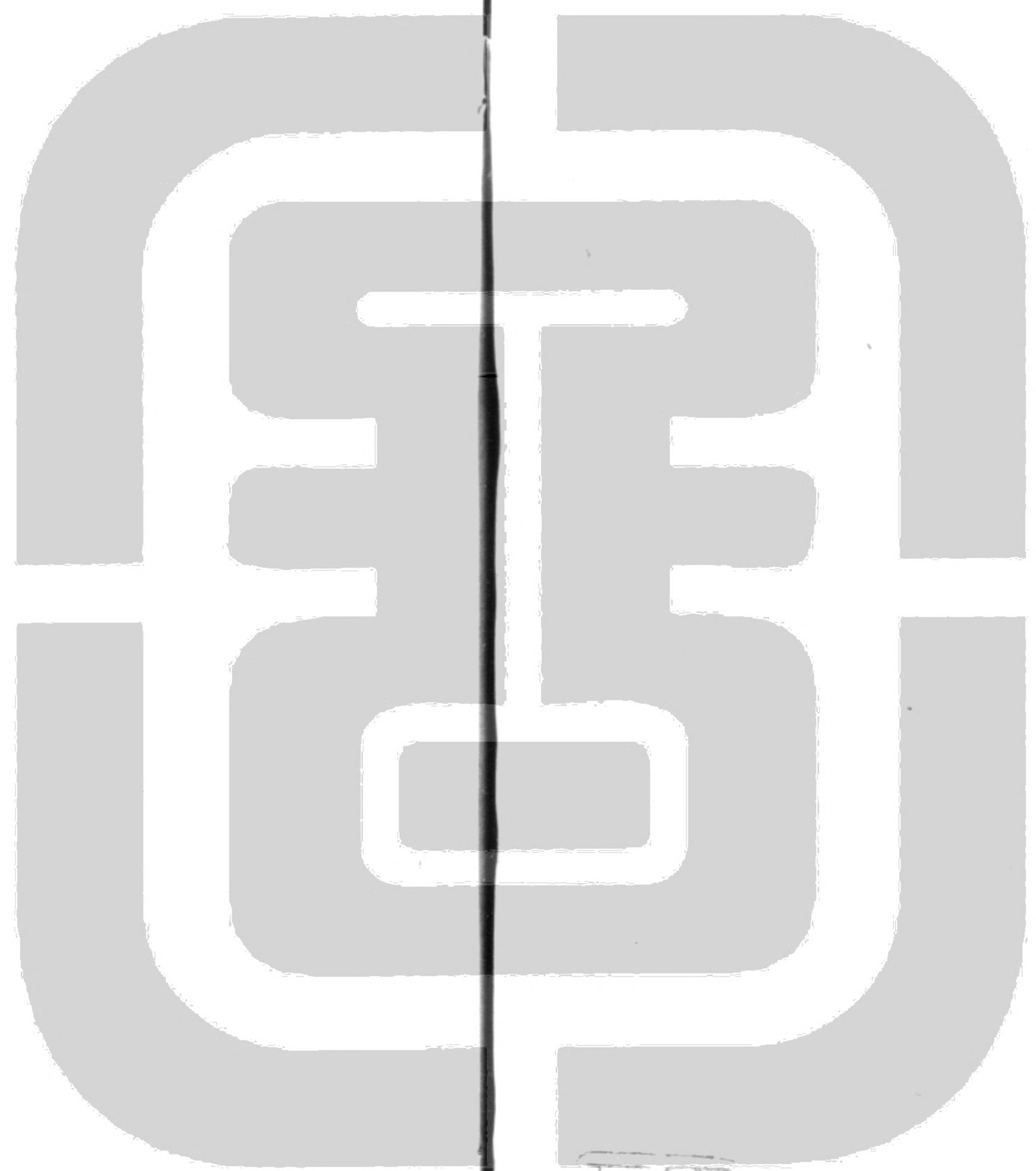
七七

里俗人死每遇七日輒設奠七七四十九日乃已今國朝大臣諭祭亦有七七雖非通行古禮但禮亦有之人生四十九日而後七鬼全死四十九日而後七鬼散也七七之說蓋本此

吳光

卷之三

三十九



吳光藏書

卷之五